

【浅酌流年】

## 迟暮光阴复若何

□冯连伟

记得刚过五十岁的时候，周围的人们问起我的年龄，那时似乎是自嘲地说：“老了，两鬓已经斑白，已经是奔六的人了。”

其实，当时心里是很不服气的。我离60岁还早呢，你看我的精力还是那么旺盛，我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响亮，我处理问题的思路既有年轻人的激情，又有成年人的稳重，我还可以干更多更有成就的事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似乎在一夜间，我就老了。老了最直接的标志就是我的“疆域”就是我的小家。我曾经忙到几天不能回家，而现在我可以在小家里一年365天大门不出，也不会有多少人关心；我曾经因为接电话而连续忙上一两个小时，而现在的手机一天两天甚至几天都没有一个外人拨打……

早上起来，我端着一杯过夜的凉茶，看看窗外绿了又黄的树叶，听着叫声时高时低的鸟鸣，向远处看看滨河大道上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飞驰而过……窗外的世界一如过往，变化了的只是我一个人而已。

“艳阳时节又蹉跎，迟暮光阴复若何？”白居易这样感叹；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也说：“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。”

早春时节，我走在回故乡的路上。放眼望去，路两侧的庄稼地里是绿油油的麦苗。我知道，再过几个月，它们就会用自己从秋种、冬眠、春醒，再到夏收的时光磨炼，回馈主人以热气腾腾的馍馍、油饼、面条、水饺；我也知道，馍馍、面条、水饺的背后，是耕耘的汗水和劳碌的辛苦。

一进村，就是乡亲们的菜园地。我在这里遇上了本门的大婶子。她已是96岁的年龄，曾经的乌发早已变成了银丝，脸上的皱纹似乎是过往岁月的叠加，手上的皮肤如同地头泥土的颜色。大婶子和我娘是同年同月生人，又前后相距3天成为我爹和我叔的媳妇。我娘早已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而大婶子历经我的两个堂哥中年去世，擦干眼泪仍坚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大婶子握着我的手舍不得松开，我问大婶子到哪里干什么，大婶子指着一块菜园说：“这是我的菜园地，一年到头我都吃我自己种的菜。”

与大婶子的相遇让我有颇多的感慨。96岁的老人，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，但她没有向磨难低头，仍然忙碌在那一小片菜园地里，自给自足。每年的几个大节日我都去看望大婶子，她生活的那两间旧瓦屋和那窄窄的小院，做饭的灶台和饭桌上的餐食，都让我心酸。但大婶子笑对一切，她说：“和你小时候相比，现在想吃什么有什么，天天是过年啊！只要活着，

我就要过好每一天。”

回到老宅，院子一角还是爹当年的小推车。我走到小推车前，用手摸一摸已经被风雨侵蚀了几十年的木头车把。我想起爹60岁的时候，赶上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，于是父亲从生产队的牛倌变成了摆水果摊的小贩，这辆手推车成为父亲推起全家幸福生活的工具。我的眼前浮现出爹那推着小推车的身影，一年四季，早上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，爹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，小推车和小推车上的四个果筐，构成了他每天心中的依靠。那些年，我上大学的生活费、零花钱，一直到我结婚时家里资助我的几百元钱，都是爹用小推车推出来的，都是爹摆水果摊摆出来的。我的儿子两岁多的时候，爹因病躺在床上，望着院里的小推车，对我说：“春天暖和了，不知我还能去摆水果摊吗？”

参加工作后，我把第一次领到的工资递到爹的手中，我想让忙碌了大半生的爹歇一歇。爹却把钱推给我，说：“你自己好好存起来，你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只要还能推得动，这个小车我就会一直推下去。”

爹终究还是倒下了，他是在水果摊上被我接去医院的。记得那天爹说：“我就是胸口有个堵头，吃饭时煎饼咽不下去，只要能吃饭，我还能继续推车。”

想想大婶子和爹的话，我的心中很是惭愧。和96岁衣食自足的大婶子比，和我当年60岁的爹比，甚至，和70岁时躺在床上的爹比，我能躺平吗？

走进堂屋，桌上摆放着爹和娘的遗像。娘的遗像是她过80岁生日时拍的，照片里的娘是那么慈祥，面带微笑，一副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状态。记得娘80岁的时候，还忙碌在村东的菜园地里，她说：“俺家孩子都喜欢吃我种的大白菜，俺孙女在国外还打电话说，想吃我包的白菜豆腐水饺。只要我还能动，我就把大白菜种下去。”为此，我当时还给报纸写了篇“八十老娘爱劳动”的小文。看着照片里的娘，我想起她85岁生病离家去住院时的情形，她说：“让你二嫂记得上菜园地里浇水啊！”

娘在医院500天后再回到老宅时，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不能说话了。在娘咽下最后一口气前，我透过眼神看到了她的遗憾。如果能开口说话，娘一定会说：“我再也不能种大白菜给孩子们吃了。”

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人们常说生命是一场旅行，一路上，我们会听见花儿开的声音，会看见花儿绽放的样子，更会见证花落花谢的凄美。经过了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，走过了“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”的激情燃烧的青春年华。面对人生的黄昏时节，是不是可以坦然微笑：让每一天的时光充实丰富起来，向我们的父辈一样，活出一种信仰。

【生活笔记】

## 孩子角度

□潘有刚

黄昏去校园跑步，几个小孩在草地上叽叽喳喳。原来他们泡了两碗特大号的泡面，有人贪心，汤加太多水却太烫，面洒在地上，泡面全请草地吃了。

草地不吃泡面，油葱味很浓。天色渐黑，校园里人越来越少了，孩子们讨论的声音，越来越大：“反正没人知道我们是谁”，“卖泡面的阿伯会知道”，“赶快走就没事了啦”。

“可是明天这里会很臭。”有个小女生说。

她说的我懂：那是良心问题。良心会让这些孩子不安好多天的；而且这是他们读书的地方，把学校弄脏弄臭，明天还是会看见，每看见一次，就不安一次。

我边做暖身操，边听他们讨论。多数的人都想赶快溜，却又因为良心问题，让他们留在那里发愣。这是标准的两难困境，如何解决？

我跑了几圈后，一个球队小女生练完球了，走过来，二话不说，伸手就把面捞进碗里，带去校园的垃圾筒。

不怕手脏，立刻动手把问题处理掉。或者不怕麻烦，去办公室找留校老师借扫把，也能把事办妥。最怕什么都不做，跑掉了，却躲不掉内心的不安，往后走过那里，就会见到自己留下的祸事。真佩服那小女生，不知道这种临危不乱与干净利落的办事能力，是怎么教出来的？

隔天上课，问我们班的孩子：“如果你们把泡面打翻在操场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
用手拣起来丢掉的一位；找扫把或树叶捡起来的若干。

大多数的孩子都说：“把它捡起来吃掉呀。”我说：“那不卫生，有细菌。”

小朋友告诉我：“吃上面的呀，上面没有沾到细菌，干吗浪费。”另一个小朋友有比较文明的方式：“拿去水龙头洗一洗。”

“那不就变成凉面了？”我说。他很正经地告诉我：“老师，再拿去用热水泡一次，就消毒了嘛！”大部分的小孩都点点头：“泡面很贵！”

我用大人的角度看问题，只想到孩子的教养问题。却忘了，他们只是孩子。孩子看事情的角度跟大人是不同的。听听他们的回答，提醒自己，童年其实不远，就在心境转换与一念之间罢了。

【她山拾光录】

## 母亲的春天很忙

□钱永广

挖野菜，是母亲每年春天的序幕。春风一来，大地回暖，蛰伏的野菜种子，经过一阵春风和一场春雨后，就会小心翼翼地钻出头来。这个时候，母亲早已按捺不住，提着小刀，挎着篮子，去挖野菜。

春天里的野菜种类很多，母亲挖的最多的是荠菜。小时候，没少吃母亲做的荠菜馅汤圆。母亲牌汤圆不仅风味独特，而且带有春天的味道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在母亲挖的野菜中，野小蒜是我最喜欢的。野小蒜的根在地里扎根很深，也很结实。挖小蒜，一定要用小刀深挖根部，这样才能保证连根挖起。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野小蒜蒸鸡蛋，不仅清香扑鼻，而且鲜嫩爽口，咬一口，欲罢不能。

母亲挖回家的野菜还有野茼蒿、车前草、灰灰菜等，或炒、或煮、或蒸，每年，我们都是跟着母亲的野菜佳肴感受春天的脚步。

除了挖野菜，春天里，母亲最忙的地方，就是家门口的菜园子。

此时，僵硬的泥土像是睡醒的婴儿，变得温软潮湿起来。母亲要翻土了，她把铁锹扛上肩，手里拿着装菜种的布袋，走向菜园。打开菜园子的篱笆门后，一锹下去，竟翻出了泥里的蚯蚓。

母亲挖土的姿势，总是半跪着背，像极了一个虔诚的布道者。翻好泥土，又挖出无数个坑洞。这时，母亲放下铁锹，左手拿着布袋，右手朝坑洞里丢上几粒种子。母亲说，种子的快乐，就是回到土里，重新孕育一场生命。那种快乐，就像母亲丢种子的神情，满含希冀。

不用几天，菜芽就会争先恐后从土里冒出来，水绿水绿的。母亲像是画家，土地就是调色板，铁锹就是她的画笔。春天里，家门口的菜园子，生机盎然，鸟语花香，菜园子成了母亲最得意的作品。

春天里，母亲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，就是去镇上购鸡苗。

刚出壳的鸡苗，既脆弱又娇嫩，冷了热了都不行，很难养活。不放心的母亲，哪怕半夜里也要起床，弓着身子，去摸摸鸡棚的温度，然后再给小鸡喂水喂食。母亲照顾鸡苗，就像照看自己的孩子那样无微不至。

阳光明媚，鸡苗啄着从地底钻出来的虫子，茁壮成长。我每一次回家，母亲朝我后备厢里装的鸡蛋，都是春天母亲从镇上购买鸡苗，精心养大后所下。

春天里的母亲很忙。每天天不亮，挖野菜，去菜地浇水，给鸡喂食……母亲的手里不是拿着镰刀，就是拿着铁锹，她每天都要忙到脚不沾地。

一年又一年，母亲的春天很忙。母亲用勤劳的双手，为一家人编织了美好生活，让我们享受着春天的繁花似锦和幸福甜蜜。